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海塘錄卷十八

內閣中書翟均廉撰

藝文一

賦

遊海賦

魏  
王 粲

乘茵桂之芳舟浮大江而遙逝翼驚風而長驅集會稽  
而一睨登陰隅以東望覽滄海之體勢吐星出日天與

水際其深不測其廣無泉尋之冥地不見涯洩章亥所  
不極廬敖所不屆懷珍藏寶神隱怪匿或無氣而能行  
或含血而不食或有葉而無根或能飛而無翼鳥則爰  
居孔鵠翡翠鸛鷖繽紛往來沉浮翱翔魚則橫尾曲頭  
方目偃額大者若山陵小者重鈞石乃有賁蛟大貝明  
月夜光蠙鬚瑇瑁金質黑章若夫長洲別島棋布星峙  
高或萬尋近或千里桂林叢乎其上的珊瑚周乎其趾羣  
犀伐角巨象解齒黃金碧玉名不可紀洪洪洋洋誠不

可度也處岬夷之正位兮同色號於穹蒼包納汙之弘  
量正宗廟之紀綱總衆流而臣下為百谷之君王

觀濤賦

晉顧凱之

臨浙江以北眷壯滄海之洪流  
水無涯而合岸山孤映而若浮  
既藏珍而納景且激波而揚濤  
其中則有珊瑚明月石帆瑤瑛彫鱗  
采介特種奇名推巒填壑傾堆漸  
隅岑有積螺嶺有懸魚模茲濤之為體  
亦崇廣而宏峻形無常而叅神期必來以知信  
勢剛陵以周威質柔弱

以協順

海門山賦

以峭立如門終古無易為韻

唐

周

鉉

大壑天接雙山闕如作鎮而巍峩對峙象門而中外皆  
虛圻萬仞於長宵共持神秀納八紘之積水開閉靈居  
合沓龍蟠連延壁立懸崖嶄率而不動駭水喧飀而自  
急每使盈虧之月向裏升沉能令早暮之潮由茲出入  
故得周天柱作海門峻軌空碧高城混元奔疊浪而若  
容車馬拔跳巒而似列藩垣當晴晝而纖霧豁開大吞

江漢值陰霾而濃雲交翳暗鎖乾坤外布雄稜內施巖  
嶠波聲相切以澎湃山狀竝分而竦峭呀吳呬越總舟  
楫之隄防發電轟雷轄魚龍之衝要岌岌崇崇橫西截  
東風濤莫犯乎永固天地將齊乎不終況乎據是水德  
鑿非禹功海若抱闕於其側陽侯擊柝乎其中彼岱輿  
因顓頊漂流太行為愚公遷易一則屹要道而徒在一  
則滔洪波而何適未若是山也專百靈捍禦表羣聖光  
宅吐晴虹以為楣森古木以成戟故能咽喉水府掩映

仙都長鯨透而謂呈魚鑰曉日照而疑啟金鋪以嶽而  
言巡八州而何有以門而視指三海而則無異乎勢壓  
坤維氣連淮浦作巨浸含弘之間為百谷委輸之戶所  
以知開闢之玄功豈止亘億齡而窮萬古

海潮賦

有序

唐  
盧肇

夫潮之生因乎日也其盈其虛繫乎月也古君子所未  
究之將為之辭猶憚夫有所未通者故先序以盡之肇  
始窺堯典見厯象日月以定四時乃知聖人之心蓋行

乎渾天矣渾天之法著陰陽之運不差陰陽之氣不差萬物之理皆得萬物之理皆得其海潮之出入欲不盡著將安適乎近代言潮者皆驗其及時而絕過朔乃興月弦乃小贏月望乃大至以為水為陰類牽於月而高下隨之也遂為濤志定其朝夕以為萬古之式莫之逾也殊不知月之與海同物也物之同能相激乎易曰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夫物之形相睽而後震動焉生植焉譬猶烹飪置水盈甌而不爨之欲望



饒羞之熟成五味之美其可得乎潮亦然也天之行健  
晝夜復焉日傳於天天右旋入海而日隨之日之至也  
水其可以附之乎故因其灼激而退焉退於彼盈於此  
則潮之往來不足怪也其小大之期則制之於月大小  
不常必有遲有速故盈虧之勢與月同體何以然日月  
合朔之際則潮殆微絕以其至陰之物邇於至陽是以  
陽之威不得肆焉陰之輝不得明焉陰陽敵故無進無  
退無進無退乃適平焉是以月之與潮皆隱乎晦此潮

生之實驗也其胸其肱則潮亦隨之乃知日激水而潮  
生月離日而潮大斯不刊之理也古之人或以日如平  
地執燭遠則不見何甚謬乎夫日之入海其必然之理  
乎且自朔之後月入不盡晝常見焉以至於望自望之  
後月出不盡晝常見焉以至於晦見於晝者未嘗有光  
必待日入於海隔以映之受光多少隨日遠近近則光  
少遠則光多至近則甚虧至遠則大滿此理又足證夫  
日至於海水退於潮尤較然也聲適得其旨以潮之理

未始著於經籍間以類言之猶乾坤立則易行乎其中  
易行乎其中則物有象焉物有象而後有辭此聖人之  
教也聲觀乎日月之運乃識海潮之道識海潮之道亦  
欲推潮之象得其象亦欲為之辭非敢銜於學者蓋欲  
請示千萬祀知聖代有苦心之士如聲者焉賦曰

開圓靈於混沌包四極以永貞艷至陽之元精作寒暑  
與晦明截穹崇以高步涉浩漾而下征迴龜鳥於兩至  
曾不愆乎度程其出也天光來而氣曙其入也海水退

而潮生何古人之守惑謂茲濤之不測安有夫虞泉之鄉沃焦之域棲悲谷以成暝浴濛汜而改色巨鱗隱見以作規介人呼吸而為武陽侯玩威於鬼工伍胥洩怒乎忠力是以納人於聾昧遺羞乎後代曾未知海潮之生今自日而太陰裁其小大也今將考之以不惑之理著之於不刊之辭陳其本則晝夜之運可見其影響言其徵則朔望之候不爽乎毫釐豈不謂乎有耳目之疾而燿將判乎神醫者也粵若太極分陰分陽陽為日故

節之以分至啟閉陰為水故霏之以雨露雪霜雖至賾而可見雖至大而可量豈謂居其中而不察乎渺漠亡其外而不考其茫洋者哉故水者陰之母日者陽之祖陽不下而昏曉之望不得成陰不升而雲雨之施不得覩因上下之交泰識洪濤之所鼓胡為乎厯象取其枝葉而迷其根本也策其涓滴而喪其泉源也於是欲挾其所迷而論之採其所長而存之光乎廓乎汨磅礴乎差嚮溟之無際曷鴻濛而可以盡度乎乃知夫言潮之

初心遊六虛索蜿蜒乎乾龍駕轆轤乎坤輿知六合之外洪波無所洩識四海之內至精有所儲不然何以使百川赴之而不溢萬古揆之而靡餘也是乃察乎濤之所由生也駭乎哉彼其為廣也視之而盪盪矣彼其為壯也欲乎其沆沆矣其增其羸其難為狀矣當夫巨浸所稽視無顛倪洶湧洞窮東極西浮厚地也體定半圓天而勢齊謂無物可以激其至大故有識而皆迷及其碧落右轉陽精西入抗雄威之獨燥卻衆柔之繁濕

高浪瀑以旁飛駭水洶而外集霏細碎以霧散屹奔騰以山立巨泡邱浮而迭起飛沫電掣以驚急且其日之為體也若熾堅金圓徑千里土石去之稍遁而必焚魚龍就之雖遠而皆靡何海水之能逼而不澎湧沸渭以四起故其所以凌鑠其所以薄激者莫不魄落焯爍如爨巨鑊絕今不可探乎荒荒之內呀焉若天地之有齟齬其始也漏光迸射虹截寓縣拂長庚而尚隱帶餘霞而未殄其漸沒兮若后羿之時平林載馳驅羆虎與

兕象懾千熊及萬羆呀偃蹇而矍鑠忽劃礫而齧齟其  
少進也若兆人續紛填城湓郭蹄相蹂蹙轂相摩錯關  
閨澶漫凌彊侮弱倏皇輿之前蹕孰不奔走而揮霍及  
其勢之將極也消兮若牧野之師昆陽之衆定足不得  
駭然來奔騰千壓萬蹴搏沸亂雄稜後闕懦勢前判懾  
仁兵而自僵倏谷呀而巘斷此者皆海濤遇日之形聞  
者可以識其畔岸也賦未畢有知元先生諷之曰斯義  
也古人未言吾將輝乎文墨之場以貽永久為天下稱



揚爰有博聞之士駭潮之義始盱衡而抵掌俄顙斷而  
愕眙擊衣下席蹈足掀臂將欲致詰領畫天地久之而  
乃謂先生曰伊潮之源先賢未言枚乘循涯而止記其  
極木華指近而未考其根焉有末學後塵遽荒唐而敢  
論先生矍然而疑乃因其後推車捧席執牯伺顏言之  
少間請見徵之所如客乃曰人所不知而不言不謂之  
訥人所未識而不道不謂之愚彼亦何敢擅談天之美  
幹究地之踰指溢漭之難悟欲蠱聽於羣儒今將盡索

乎彼潮之至理何得與日月而相符且大章所步東西  
有極容成叩元陰陽已測陽秀受乎江政玄冥佐乎水  
德莫不窮海運稽日域及周公之為政也則土圭致晷  
周髀作則裨竈窮情乎天象子雲贊數於幽默張衡考  
動以鑄儀淳風述時而建式彼皆凝神於經緯之間極  
思乎圓方之壺胡不立一辭於茲潮以明乎繫日之根  
本也先生苟奇之胡不思之先生將寶之胡不考之苟  
由日升當若準若繩何春夏差小而秋冬勃興其逾朔

也當少進何遽激而斗增其過望也當少退何積日而  
馮陵晝何常微夜何常大何錢塘洶然以獨起殊百川  
之進退何仲秋忽爾而自興異三時之霽霈日之赫焉  
猶火之烈火至水中其威乃絕入洪溟以深漬何日光  
而不滅潮之往來既云因日日唯一沈潮何再出萬流之  
多匪江匪河發自畎澮往成天波終古不極盍沈四國  
何成彼潮而小大一式為潮之外水歸何域又云水實  
浮地在海之心日漸其下而逢彼太陰且其土厚石重

山峻川深投塊置水靡有不沉豈同其芥葉而泛以蹄  
涔繫塊北之至大何水力之能任吾聞之天地噫氣有  
吸有呼晝夜成候潮乃不踰豈由日月之所運作誇誕  
以相誣者哉先生閱賦之初深通厥旨及聞客論忻然  
啟齒於是謂客徐坐善聽厥辭蓋聞南越無頌冰之禮  
鄭人有市璞之嗤常桎梏於獨見終沈溺於羣疑既別  
白而不悟爰提耳而告之然事有至理無爭無勝猶權  
衡之在懸審錙銖而必應稽海潮之與旨諒余心之足

證當為子窮幽而洞冥豈止於揆物而稱哉夫日北而  
燠陽生於復離南斗而景長邇中都而夜促當是時也  
氣蒸川源潤歸草木既作雲而洩雨乃襄陵而溢谷魚  
龍發圻於胎卵鳥獸含滋於孕育且水生之數一而得  
土之數六不測者雖能作於溟渤苟窮之當無羨於升  
掬其散也為萬物之腴其聚也歸四海之腹歸則視之  
而有餘散則察之而不足春夏當散之時故潮差而小  
也及其日南而涼陰生於姤退東井而延夕遠神州而

減晝當是時也草木辭榮風霜入候水泉閉而上涸滋  
液歸而下湊瘁萬物以如燂空大澤而若漏縮於此者  
盈於彼信吾理之非謬秋冬當氣聚之時故潮差而大  
也兩曜之形大小唯敵既當朔以制威陽雖盛而難迫  
其離若爭其合若擊始交綏而竝闕終摩疊而先釋日  
沮其雄水凝其液既冒威於一朝信畜怒乎再夕且潮  
之所恃者月所畏者日月違日以漸遙水畏威而乃溫  
亦猶羣后納職來遙王門獲命以出望宁而奔引百寮

而盡退何一跡之敢存此潮象之所以逾朔二日而斗  
增也黃道所遵遐邇已均肆極陽而不礙故積水而皆  
振自朔而退退為順式自望而進進為干德伊坎精之  
既全將就晦而見逼勢由望而積壯故信宿而乃極此  
潮之所以後望二日而方盛也自曉至昏潮終復始陽  
光一潛水復迸起復來中州逾八萬里其勢涵澹無物  
能弭分晝於戌作夜於子子之前日下而陰滋子之後  
日上而陽隨滋於陰者故鑠之於水而不能甚振隨於

陽者故迫之為潮而莫肯少衰此潮所以夜大而晝稍微也嘗信彼東遊亦聞其揆賦之者究物理盡人謀水無遠而不識地無大而不搜觀古者立名而可驗何天之造物而難籌且浙者折也蓋取其潮出海屈折而倒流也夫其地形也則右蟠吳而大江覃其腹左挾越而巨澤灌其喉獨茲水也夾羣山而遠入射一帶而中投夫潮以平來百川皆就浙入既深激而為鬪此一覽而可知又何索於詳究羣陰既歸水與天違當宵分之際



避至烈之輝因圓光之既對引大海以羣飛夫秋之中而陰盛亦猶春之半而陽肥事苟稽於已著理必辨於猶微故濤生八月之望者尤岌岌而巍巍也萬物之中分日之熱叩琢鑽研其火乃烈吹烟得燄傳薪就熱附於堅則難銷焚於槁則易絕所依無定遇水乃滅太陽之精火非其匹至威無燄至精無質入四海而水不敢濡照八紘而物莫能屈就之者咸得其光輝仰之者不知其何物其體若是豈比夫寒灰死炭遇濕而同漂泊

哉方輿之下陽祖所迴厯亥子而右盛逾丑寅而左來  
右激之遠兮遠為朝左激之遠兮遠為夕既因月而大  
小成亦隨時而前後隔此日之所以一沈而潮之所以  
兩折也天地一氣也陰陽一致也其虛其盈隨日之經  
界寒暑之二道將無差於萬齡故小大可法而乾坤永  
寧也若夫雲者雨者風者霧者為雪為霜者為電為露  
者雷之所鼓者龍之所赴者羣生之所賦者萬物之所  
附者彼皆與日而推移所以就其衰而成其茂也然後

九圍無餘而萬流為之長輔談未竟客又勦而言曰若  
乃寒暑定而風雨均也吾聞之洪範云豫常燠急常寒  
狂乃陰雨為沴僭則陽氣來干苟日月之躔一定又何  
遠於王政之大端彼有後問姑紓前言夫三才者其德  
之必同天以陽為主地以陰為宗叅二儀之道在一人  
之躬一人行之三才皆協德順時則雨霽均行逾常則  
凶荒接僭慢所以犯陽德也故曝厓莫之哀狂急所以  
犯陰德也故離畢為之災此則為政之所致非可以常

度而剗裁也客曰唯其餘如何復從而解之曰惟坤與  
乾轉其激也大則體甚而相疎其作也小則勢接而相  
踐惟體勢之可準故合沓而有羨其何怪焉客乃跼軀  
斂色交袂而辭彼圓玄方蹟古惑今疑歎載籍之不具  
恨象數之尚遺方盡述於閭域非先生親得於學者而  
孰肯論之於是乎若卵判雛生鼓擊聲隨雷電至而幽  
蟄起蛟龍升而雲雨滋形開夢去醒至醒離既手之舞  
之足之蹈之乃避席而稱詩為賀演知元先生之辭辭

曰噫哉古人迷潮源兮刊編鑿翰曾未言兮羅虛列怪  
無藩垣兮名儒幽討理可尊兮高駕日域窺天門兮潮  
疑一釋永立言兮若和與扁祛吾惛兮昔之論者何其  
繁兮意摩心揣祇為謹兮陰陽數定水長存兮進退與  
日遊混元兮一升一降兮寒暑成下凝濁兮上浮清隨  
盈任縮兮浮四溟釜鍋蒸爨兮擬厥形願揚此辭兮顯  
為經高誇百氏兮貽億齡先生曰彼能賦之子能演之  
非文鋒之破鎬何以解乎羣疑客乃酣然自得油然而

退也

錢塘賦節

宋 葛 澧

若夫疏通灌溉則有衆流焉溪則停辭石鑒頰口上轉  
無他平渡下阮盤石曰苔曰猷曰松曰葛湖則御息明  
聖陽余常究焉清者浮於上濁者積於淵濁以載物為  
德清以不極為玄載物者以積鹵負其大不極者以上  
規算其圓故知鹵不積則其地不能載玄不運則其氣  
無以宣夫如是山嶽雖大地載之而不知其重華夷雖

廣鹵承之而不知其然也氣之輕者其升乃高故積雲如嶽不駐鴻毛輕而清也而物莫能勞及其干星勢窮霏然下墜隨坳壑而虛受任畎澮之疏潰著則重也故舟楫可以浮寄至夫離九天堙九地作重陰之膠固自堅冰以馴致固可以乘鴻溟以自安受萬有而不圯者也聽茲言較茲道定一陽之所宗何衆理之難考且合昏知暮而翰音司晨安有懷五常之美預率土之濱苟無諒乎此旨亦何足齒於吾人子以天地之中元氣噫

噓為夕為朝且登且沒泛辭波而甚雄處童蒙而未發  
孰觀地喙乎深泉之涯孰指天吭乎巨海之窟既無究  
於茲源寧有因其呼吸而騰勃者哉客謝曰辭既已矣  
欲入壺粵願申一問先生幸以所聞教之嘗居海裔觀  
潮之勢或久往而方來或合沓而相際曷舛互之若斯  
今幸指乎所制先生撰屨旁眄亦窮其變吾因訊夫墨  
客當大索其所見彼亦告於余曰日往月來氣迴天陂  
臨平南上南下明星建寧曰查曰北曰高曰谷渡則鹽



橋廟山古渡剡口塘則武丞捍海沙河其諸潭則浣沙  
玉兒浦則百尺明珠渠曰五福濠曰中外或始濬或增  
治或築以去害或開以興利或因事建名或因名顯義  
如停辭溪始於范蠡欲開鑿為山通浙江之水因民弗  
願辭訴而停焉如南下湖修於歸珖既公私之大田興  
利澤於無窮因對上都以立名焉在臨平湖則開通壅  
塞以顯祥得石湖邊以呈瑞築捍海塘則強弩射濤以  
弭衝決詩什投海以回潮勢茲惟神奇之殊迹因以描

傳於後世言其經理開竇醜流隄塍相輶或遂之縱或  
溝之橫或洩之廣或澮之深以列以舍以寫以揚以蓄  
以止以蕩以均潦則引出俾免滔湔暎則通入以遂耕  
耘噫嘻水雖衆矣莫若浙江為大焉自婺歙之深山合  
二州而發源淥流會派東下淪齋由建德注富春而後  
入海昔神禹行水嘗躬臨其崖厥後而守橫渡會稽想  
其服乘之車馬儀衛之旌麾鐘鼓撞磕原野生輝應足  
以暢文宣武普暨博施若江流之浩蕩盡日力而渺淼

沈沈瀟瀟從薄瀆還茲其深些蕩枯潛滅澆滅泐泐泐茲  
其流些貌也沈沈涵涵泐泐泐泐廣也泐泐泐泐泐泐  
泐泐泐泐西顧則疑遠濛汜東盼則恐近扶桑歲時之潮  
有信不妄其大必於哉生明月既望其微必於上澣之  
休下旬之半當星虛之正中異三時之汎濫湧激澎湃  
浩漾澆瀆浴日之波浮天之浪沸騰回復其高數丈眇  
覲若赴敵大兵貫弓捧戟攢刃列仗爭先挺出狂奔急  
趨而俯仰又如白練颺空隨狂飆而舒卷飛騰於波面

大ニシテ



而異色羅子怪而問之客曰子獨不聞錢塘之潮乎天地之間有高有深有明有晦有動有植有常有怪賦形而立者以億計而海為大海之大浮人間其如空與太虛而為對其變化翕忽一日萬狀而錢塘之潮為最錢塘之潮捲海山吞吳會力拔寰中聲出天外其瑰偉傑特之觀亘萬古信四時而八月既望為快方潮之未至也乾坤為爐陰陽為鞴一元之氣秋高而益盈望舒之精霸生而變態倒河海於累空納萬流於一噫陽侯捲

波其欲立百神嚴駕兮有待及潮之既至也怒如驚霆疾若飛雨日車為之掀簸風師助其呼舞戔戔兮層冰之素千里飛雪洶洶兮萬馬之奔四合如堵條谷變以陵遷恐山摧而嶽仆見者膽落聞者毛豎於是賁育之倫虓虎之士因茲水戲以習戰事揆文舩建彩標砍驚湍逐駭焱駕蛟蜃以為車履鯢鯨而成橋大鼉撾靈鼉之革脩竿曳鰲人之綃三山為陸暘谷為徼縱橫南北合散先後鬼沒神出鱗甲相弔或擁蓋以高驤或援戈

而疾剽或觀海若而分餘甘或叩珠宮而逢一笑歡聲  
達於淮壖餘風騰乎越嶠層瀾既平鼓者未息掣鰲首  
耀鯤脊洗月窟探地極馮夷讐游龍却呂梁丈人涉降  
乎左右蓬邱仙人逢迎於咫尺此闔閭夫差之所以雄  
長百蠻憑陵上國也是日也朝者休務賈者輟市贏糧  
而快覩者纍屬乎八九百里雞林日本琉球閩婆萬斛  
之舟卯發而辰至朝采夜光珊瑚火齊希世之珍山積  
而雲委茂先所不能識宏羊所不能計此真極天下之



巨麗也今子重趼百舍來遊三吳盍將覽江山之偉奇  
供筆墨於遊戲亦有樂於此乎羅子遽然變色曰此固  
吾之所以弔也而子所以樂乎且方全吳之時左滄海  
以為池右梁山以為郭內重湖以為襟帶外長淮以為  
籬落水犀萬艘石城百仞談笑舉六千里之楚指揮壓  
四十縣之晉宋子齊姜麋至於後宮魯壺鄭縞雨集於  
主進迨夫孽臣擅朝艷妾供寢酣歌忘中庭之呼利口  
弛重關之禁積薪已然盲者安枕爰有一老身佩宗社

觀大厦之欹傾忍寒蟬之瘖啞乃逆鱗之屢批竟屬鏤  
之不赦鵠夷朝浮越甲暮入栖烏之曲未終至德之廟  
已泣於是忠魂上訴帝閭朝啟乃錫命書以長茲水乘  
象載之輿策玉虬之駟魚須前驅龍伯作使凡排山倒  
海之威皆鞭荆棲越之氣且夫骨鯁之臣生死一節豈  
生不忍其故都而死乃致憾於宗國彼濤頭之所指寧  
强弩之所能移想乘波而東擊猶遺恨於會稽薦馨香  
而知痛競簫鼓以為嬉雖千秋萬歲之來歸恐滄海桑

田之增悲也客乃太息反顧落日覺悲風之四起忽洪  
濤之俱失

浙江賦

元 沈 幹

鴻濛分鰲極立五行生水居一藐東南之海隅湧大川  
之洋溢此浙江之所以氣象宏偉不可得而具述也一  
擢遊覽爰求其源黃山屹然其下為泉初焉渺渺已爾  
緜緜會東陽之別派暨大永之清漣合衆流而共趨羌  
脈絡其聯延厯延陵而為七里之瀨注錢塘而涵萬頃

之天浩蕩瀰漫澎湃汨涌接海氣兮浮乾坤吐天光兮  
吞日月薄霧朝斂滄波鏡明長風莫興巨浪山立魚龍  
或變而或化蛟鼉乍出而乍沒千艘蚊聚萬舶雲集簇  
沙際之牙檣舞潮頭之畫鷁萃山海之羣珍致川陸之  
百物使三吳之富甲於天下者實此江之力也朝焉而  
朝夕焉而汐海門喧萬鼓之聲江面亘一絲之力銀山  
嵯峨雪屋突兀見者目悸聞者股栗乃有輕儇之童街  
耀其術感鯨浪以爭趨舞紅綃而特出輕性命於毫毛

駭觀瞻於倏忽此浙江之異景而百川不能與為儔匹也奔流滔滔如怒如號胥也何勇寄遺憤於驚濤鏐也何智表一矢以著勞英雄千古陳迹寂寥而此江之水閱今昔猶一朝話未竟客有謂予曰美哉禹功無往弗施浙水何謂禹貢則遺水經所載原委無疑以漸為浙誰其易之蓋書法所略者由不費禹功疏鑿之致而名水之有異者庸詎非文字訛舛之所為吾黨之士見一物而必格恥一事之不知詎可不究夫此江事迹於往

者而使詫此江景物於一時也哉賦者於是作而謝喜  
而歌曰越山杳藹兮吳山嵯峨中有巨川兮與海通波  
書固略之兮水志豈訛考輿圖而稽故迹兮亘千古而  
不磨

浙江觀潮賦

明  
黃尊素

吳公子過武林當八月十八日油壁接軫繡駟盈途員  
冠戎如大裙襜如士女皆觀潮而出城郭為之空虛主  
人謂公子曰此枚乘所謂怪異詭觀也盍與子偕往乎

至則錦帳翠幕山韜路織歌吹沸天紅紫錯烏波影山  
光攪雜彩為一色其時纖塵不起水平如鏡渡頭往來  
漁歌答應車馬方喘於轉轂畫鷁初開而下矻彼江干  
之士女既不異鷗雁之翔沙而衆口之喧囂又何殊驚  
鷺之亂聽逮至審時定候日影已高遙傳屢起中心搖  
搖恐陽侯之爽信萬目睽睽向海門而注視不戒而孚  
聲收息阻向之喧囂不定者忽然如含枚而楔齒雖絳  
繚之微響亦澄然其入耳俄而一綫橫江天風颯然摩

浮目精指點雲烟瞻言百里之外已覺隱隱聞聞豈輦  
鼓之動地或殷雷之在天方潮之初發也浩渺之區浮  
天無岸竭淡淡而東來雖洶洶而弗叛及其兩山迫脅  
沙渾中垠忽而受於拘束無所容其浩汗卒中怒而山  
立庶太空之無絆天益撼動而欲移地與震盪而似判  
吳山越山為之低昂不已亦恐其流轉而互換魚龍失  
勢飛鳥驚竄乃有狡童侏子百十為伍絳幘單衣馳騁  
波路持彩旗兮悠颺潮之神兮來何暮呈傀儡之妙戲



美逞能以相妒耕父來天吳赴支祁按節罔象負羽孰  
不為之膽掉心寒彼且從容而沿沂已而潮上漁浦波  
澄如故主人曰廣陵之潮枚乘以素車白馬比之較之  
吾浙真不足齒矣彼弄潮者亦天下之能事哉公子曰  
吁夫潮者天地之怒氣也天地方怒而以供俳優之戲  
是為樂怒樂怒與樂哀等也昔蔡君謨有戒弄潮文子  
不知之乎而以風俗之陋者誇於四方也主人曰否否  
夫論事者考其原觀今者遡諸古昔越之敗吳習流二

千人戈船三百艘浙江固習水戰之所也降而錢王射  
潮以强弩比較射於波濤乃謂致師於水府彼氣機之  
翕張夫誰受其痛苦投箭筈以三千不過中流之東楚  
逮有宋之南遷也嘗以茲日水中講武殿司臨安金山  
澈浦水軍萬人巨舶千舫西興龍山兩岸如堵天子大  
閱簡別强弩分為五隊中權是主舞刀握槊節以金鼓  
礮聲滿江五色齊舉烟收炮息其散如雨凡今之弄潮  
者賈勇售藝兵家規矩輕性命於鴻毛故能馮河而暴

虎其餘伯國之餘風非書生之陳腐所謂安不忘危而子乃以俳優侮之耶公子語塞而退

國朝

錢塘觀潮賦

王錫

粵惟月臨於酉日在於庚金飈夕發玉露晨清疎  
蟬欲斷旅雁長鳴乾坤氣肅江海潮生於是出南  
城瞻東越漁浦平鰲門闢驚濤乍至匹練初裂爾  
迺翱翔泛濫紛如鷗戲少焉馳逐奔騰疾如兔脫

既雷轟而雨驟亦星流而電激風迴鯨穴兮瀾紫  
浪捲鼉宮兮雪白駭水暴灑長波飛薄迅復增澆  
湧湍叠躍其殆海若驕盈陽侯怒作以故號令波  
臣指揮冰伯金鼓喧闐車馬雜沓壁壘頓開組練  
齊出擊破蜃樓踢翻鮫室於是乎鯢魚揚鬐而遙  
徙鵬鳥奮翼以上搏平地動懷山之警臨流興望  
洋之歎恐坤維其震絕憂天柱以摧殘伍相孤忠  
一囊迎怪錢王偏霸萬弩徒謹彼觀之者沙間竝

轡樓上凭欄士女畢集老幼咸歡莫不秋衣浹汗  
晝日忘食矣又何慕乎呂梁之險與夫渤澥之寬  
哉至於海鰐之出入未辨神龍之變化堪疑盛衰  
應月光之盈缺消長視天運之高卑每一朝其再  
擊胡三日之不馳豈理數之無定抑造物之有私  
若夫鼓浩氣於兩間播大音於萬頃使人覽之而  
欲興觀之而欲振斯亦宇內之詭觀浙西之奇境  
也況其往來不爽乎常期則又誠為天地之至信

萬弩射春潮賦

章藻功

自昔中流勒柱績用龜鼉上漢浮梁功歸烏鵲伊  
物力之能勝豈人功之不作山陵定位艮止坎行  
江海安瀾天清地廓由東注之波瀾訝西奔而搏  
躍或盈或缺候月往來為汐為潮當秋磅礴原夫  
水氣一清江雲四閣日影生花風聲捲簾蛇連船  
尾舟子扶篙蟻聚輪蹄牧人驅犢吳兒跳擲試片  
石於浮沉賈客驚惶逐破帆而飄泊橫拖大帶出

沒長虹斜轉圓沙迴翔彩鶴始則五紋一綫若斷  
若連少焉萬舸千艘且前且却沛驟雨於兩儀漏  
洪波於百谷東海走其蛟龍北門失其鎖鑰三江  
奔放高在邱陵千里吞吐濶無沙漠飛空疊疊魚  
可躍舟負重盈盈燕真巢幕惟秋氣之怒號匪春  
光之酥酪若乃桃花浪暖竹簟紋開山陰消雪地  
轉驚雷鳶跼水其掠尾魚解凍而曝腮風正帆懸  
纜牽荇葉沙明岸濶砌長莓苔信帶雨之晚急疑

妒花而曉催氣盈虛以不爽弦上下以忽來淑景  
泮冰風波驚起於一瞬陽和振蟄龍蛇怒鬪於千  
回爆竹齊喧闐瓊宮而乍啟屠蘇初醉對玉山其  
將頽碧浪橫翻一空地窟青郊直視百尺江臺謂  
觀濤之足樂詎力農之為災然棄宮室為濬池民  
其魚鱉瀉江湖於畎畝地不蒿萊秋以及春時分  
消長子猶兼午勢且滌洄曾撼隄防封丸泥其何  
盆頃同汨沒乾坏土而未能壁壘陣堅先聲可奪



金湯城固下決而潰古者英雄鼓氣保障多方選  
三千之士卒當百萬之虎狼叱咤則雷雲忽動馳  
驟則風雨俱狂器工括竹技妙穿楊疾呼而發勁  
弩斯張河伯心搖而膽落陽侯精喪而魂亡大來  
小往爾弱我強莫為磐石名姓錢塘又況弩足萬  
餘射當三倍聚氣轟轟成行隊隊銳執堅披金鳴  
鼓搥電迅雲集風霾日晦未絕一弦未成一簣善  
百發而百中笑三戰而三壯龍宮振動髯戟不張

鼉梁傾摧鱗甲不解非外彊而中乾竟銳進而速  
退盟刑白馬界清溝水之分陣破長沙流激囊沙  
之敗有海可填無山不拔較鞭石而更奇比射月  
而尤快何負土之為功且縮版之是載河清可俟  
賢勇士之多能海波不揚識聖人之有在阻潮信  
於陽春平天滔於大塊敢誇枚乘之才華足小錢  
鏐之氣槩

海塘錄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海塘錄卷十九

詳校官監察御史

臣

玉爾烈

刑部郎中

臣

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

臣

朱鈴

校對官編修

臣

盧遂

謄錄監生

臣

沈史野

欽定四庫全書

海塘錄卷十九

內閣中書翟均廉撰

藝文二

表

國朝

魚鱗石塘工成謝表

常安

海濱城社全藉隄防澤國田廬恒資塘岸惟杭城

當江海交會而寧邑尤潮汐頂衝雪浪排山民有  
沮洳之患銀濤激額人多陷溺之虞七郡徬徨三  
吳震恐蒙

世宗憲皇帝痼瘵在抱屢事興修我

皇上繼述為懷發帑建築

特簡大臣以資區算廣選羣吏以効趨蹌擇險搶修隨  
宜補築既竭一時之碩畫復籌久遠之良圖爰

允廷議創建石工築塘六千餘丈計里一百有奇排椿

若馬齒之毗連疊石似鱗魚之櫛比根基鞏固儼  
若長城表裏堅凝真同峭壁大工全竣遠近歡呼  
鉅績告成兵民忭舞此寔

睿謨廣運聿昭奠定之功

聖澤覃敷丕著平成之績從茲閭閻康阜永沐  
雨露洪仁宜其兆庶歡歌共切

高深頌戴深荷

一人有慶願祈

萬壽無疆

石塘工成謝表

陳世倅

竊惟仁寧鹽平四邑大海汪洋非築塘豈能捍禦  
長隄綿遠惟壘石庶固根基前蒙

世宗憲皇帝念切民生雖萬千帑金不惜恭惟我

皇上德隆繼述至八年鉅工告成一百里浪擊潮衝盡  
荷金城之固六千大蟬聯櫛比皆成鐵塹之堅排  
椿若馬齒之齊疊石似魚鱗之次大僚持籌運算



帑不虛糜執事竭力殫心工多堅寔衆夫應募窮  
黎藉力役以膳其家庶職授工多士共馳驅而勦  
厥事茲者興歌底定不煩挽弩以射潮快覩成功  
何用囊沙而壅水萬姓頌安瀾之慶

聖德開天千秋懷已溺之

恩神功奠定白馬息銀濤之浪黃龍卧錦漲之波世倭  
等世隸編氓永戴

皇圖鞏固情殷桑梓倍欣

閨澤覃敷

狀

進海潮賦狀

唐  
盧肇

朝散大夫持節歙州諸軍事守歙州刺史柱國賜紫金魚袋臣盧肇謹進上海潮賦一首

臣伏聞神農立極先定乾坤軒后統天始治厯象蓋以大聖有作而大法乃明必自臣子之所為克成君父之至德只如陳韶奏夏允諧聖帝之音而伐鼓鏗鐘元在

工人之手業雖成於微賤事乃表於皇王臣今所陳竊  
用此道伏惟睿文明聖孝德皇帝陛下德邁伊媯道包  
覆載垂裳而九有無外執器而萬國來庭日月貞明天  
地交泰珍圖瑞物允膺得一之符伯益皋繇共佐十年  
之聖臣寔陋賤亦忝方州而微臣始自知書志在稽古  
或觀天地之道得於經史之間既察置圭亦聞測管究  
黃鐘於玉律窺碧落於璿樞伏念司馬遷則書載天官  
張平子則儀鈞地軸臣仰遵前哲輒揆圓虛偶識海潮

深符易象理皆摭實事盡揣摩既當鳳紀之朝願陳蠱  
測之見臣聲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又聞天垂象而六  
合成道生一而三才具皆由日月運乎陰陽是謂神明  
分乎晝夜伏知此道盡在陛下睿鑒之中故不俟微臣  
因此別白然自古以來莫不以地厚難測日既入而人  
不見其行海大無涯潮潛生而人不知其候上古聖人  
則之於八卦學者演之成六家而有講論未明根本不  
究天垂大法假乎微臣獲在聖朝敢彰愚見臣門地

衰薄生長江湖志在為懦弱不好弄研求近代寒苦莫  
甚於斯臣伏念為業之初家空四壁夜無脂燭則爇薪  
蘇曉恨頑冥亦嘗懸刺在名場則最為孤立於多士則  
時賢獨知累竊皇恩遽變白屋臣於會昌三年應進士  
舉故山南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起擢臣為進  
士狀頭筮仕之初故鄂岳節度使盧商自中書出鎮辟  
臣為從事自後故江陵節度使贈太尉裴休故太原節  
度使贈左僕射盧簡求皆將相重臣知臣苦心謂臣子

立全無親黨不自吹噓悉賞微才奏署門吏臣前年二月蒙恩自漳闕防禦判官除秘書省著作郎其年八月又蒙恩除倉部員外郎充集賢院直學士去年五月又蒙恩除歙州刺史臣謹行陛下法令常懼有違理郡周星未有政績潛被百姓詣闕以臣粗能緝理求欲留臣七月二十二日勅又蒙聖恩賜臣金紫臣素無強近之援不異草澤之人忽荷寵光及此叨忝臣不以生平志業上奏於宸慈實懼犬馬之微忽先於溝壑則臣積年

無所闡揚非唯自負片心實亦上辜聖代是敢竊以所  
撰前件潮賦并圖進上臣為此賦以二十餘年前後詳  
參寔符象數願以潢汚之水輒赴溟渤之流而彫蟲所  
為刻鵠難肖塵冒天聽罪當鼎鑊今差軍事押衙盧師  
洎隨狀奉進上黷宸嚴敢期睿覽臣聲無任惶懼戰越  
屏營之至謹錄奏以聞伏俟誅責

乞相度開石門河狀

宋  
蘇軾

謹按史記秦始皇帝東游至錢塘臨浙江水波惡乃西

百二十里從狹中渡以此知錢塘江天下之險臣昔通  
守此邦今又忝郡寄二十年間親見覆溺無數自溫台  
明越往來者皆由西興徑渡不涉浮山之險時有覆舟  
然尚稀少自衢睦處婺宣歙饒信及福建路八州往來  
者皆出入龍山沿沂此江水灘淺必乘潮而行潮自海  
門東來勢若雷霆而浮山峙於江中與漁浦諸山犬牙  
錯入以亂潮水洄洑激射其怒自倍沙磧轉移狀如鬼  
神往往於淵潭中湧出陵阜十數里旦夕之間又復失



去雖舟師漁人不能前知其深淺以故公私坐視覆溺  
能自全者百無一二性命之外公私亡失一歲凡幾千  
萬而衢睦等州人衆地狹所產五穀不足於食歲常漕  
蘇秀米至桐廬散入諸郡錢塘億萬生齒待上江薪炭  
而活以浮山之險覆溺留礙之故此數州薪米常貴又  
衢婺睦歙等州及杭之富陽新城二邑公私所食鹽取足  
於杭秀諸場以浮山之險覆溺留礙之故官給腳錢甚  
厚其所亡失與依託風水以侵盜者不可勝數此最其

大者其餘公私利害未可以一二遽數臣伏見宣德郎  
前權知信州軍州事侯臨嘗往來江濱相視地形訪問  
父老叅之舟人反覆講求具得其實建議自浙江上流  
地名石門竝山而東或因斥鹵棄地鑿為運河以達石  
門新河若出定山之南則地皆斥鹵不壞民田及自新  
河以北潮水不到灌以河水皆可化為良田然近江土  
薄萬一數十年後江水轉移河不堅久若自石門竝  
山而東出定山之北則地堅土厚久遠無虞然度壞民

田五六千畝又失所謂良田之利體問民田之良者不  
過畝二千以錢償之亦萬餘緡而已此二者更乞令監  
司及所差官詳議其利害又引浙江及溪谷諸水凡二  
十二里有奇以達於江又竝江為岸度潮水所向則用  
石所不向則用竹木凡八里有奇以達於龍山之大慈  
浦自大慈浦折北抵小嶺下鑿嶺六十五丈以達於嶺東  
之古河因古河稍加浚治東南行四里有奇以達於今  
龍山之運河以避浮山之險度用錢十五萬貫用捍江

兵及諸郡廂軍三千人二年而成凡福建兩浙士民聞  
開此河萬口同聲以為莫大無窮之利今建此議不知  
者必有二難其一不過謂浙江浮山之險經歷古今賢  
哲多矣若可平治必不至今日此乃巷議臆度不足取  
信只如龜山新河易長淮為安流近日呂梁之險似聞  
亦已平治豈可謂古人偶未經意便謂今人不可復作  
其一不過謂竝江作岸為潮衝噬必不堅久今浙江石  
岸亦有成規自古本用木岸轉運使張夏始易以石自

龍山以東之江水益深石岸立於漲沙之上又潮頭為西陵石磯所射正戰於岸下而四五十年隱然不動今自大慈浦以西江水皆露出石脚而潮頭自龍山轉向西南則岸之易成而難壞非張夏所建東隄之比也

書

答高起岩論潮書

元 吳亨壽

至元十八年秋八月十有八日足下觀潮浙江亭明日書以遺予若疑於逆流之水有可詰者朱子註騷為潮

以月加子午之時一日而再至則亦未嘗無說敢為足  
下誦所聞焉蓋坎本月之體月本水之精月與水一而  
已矣在天為月在地為水天有陰陽太少而月為太陰  
地有剛柔太少而水為太柔古人以方諸取水於月其  
氣類固相感也而況夫子午之位乃陰陽之始於其所  
始而月加焉則陰與陽感而陰以升陰與陰遇而陰以  
盛水陰類也當其所加之時湧而逆上從其類也月一  
晝夜凡一加午故潮一日再生月一日退天十三度十

九分度之七故潮日遲於一日所以初三之潮晝遲而  
入十八之夜十八之潮夜遲而入初三之晝也一月之  
間生明生魄潮亦再盛焉生明之潮則自前月二十六  
長水謂之起信厯晦朔至月初三謂之大信初四潮勢  
漸殺謂之落信厯上弦至月十日謂之小信生魄之潮  
則自十一始長厯望至十八而盛自十九始殺厯下弦  
二十五而衰其起落大小之信亦如之天下之至信者  
莫如潮生落盛衰各有時刻故潮得以信言也月於一

月之間漸遲而縮一日潮於兩信之內漸遲而縮兩潮  
秋月最明秋潮最盛亦其理然也又嘗即易考之坎為  
月魄離為月魂震生明也兌上弦也乾望卦也巽生魄  
也艮下弦也坤晦卦也生明之盛非無故而盛也坤一  
索而得長男故盛過兌少而往則衰矣生魄之盛亦非  
無故而盛也乾一索而得長女故盛過艮少而往則衰  
矣驗之於月參之於卦潮之理其殆庶幾乎或曰誠如  
是則陽之盛莫如乾陰之盛莫如坤潮不於是焉大而



顧大於震明巽魄何耶曰茲又先天後天之說也不本諸先天無以見造化之全體不參諸後天無以見造化之妙用先天之卦體也乾坤離坎位於四正震巽艮兌位於四維而月之周天實配之後天之卦用也退乾於西北退坤於西南父母老而不用而長男代父長女代母居東南生長之方天地間萬物萬事咸於此乎權輿故其為氣也莫盛焉而潮之大信實配之月配其體則陽為明陰為魄而乾坤當望晦之位乃陰陽之極也潮

配其用則長為盛少為衰而震巽當大信之候乃陰陽之長也夫如是則其不乾坤而震巽也有由矣或又曰亦何以知其必取於卦耶曰以納甲家啟之納甲者如生明之月昏出於庚震則納庚生魄之月晨見於辛巽則納辛之類是也陰陽者流用之率驗則月與卦相為用也審矣潮而有取於月也不亦有取於卦乎哉或又日月之說然邪則潮之為候亦宜月半以前有微漸大月半以後有大漸微以象夫三五而盈三五而虧可也

今乃與明魄之生兩盛焉何哉曰明魄之盛固已如前所云然月一月一周天而一日之內則一加子一加午者也潮於月加子午之時一日再至故亦於月生明魄之日一月而再盛焉月之一潮之再若不相似而實相感召非深於理者未易以語此或又曰子所論浙江潮也他江亦有潮其遲速不同何與曰潮之生必生於月出之海浙江之去海為近故其至也如時他江所去有遠近故所至有遲速耳或又曰古今言潮者必推浙江

亦謂銀山雪屋有頭數丈此為異爾他江之潮第如湧水復與此不同何與曰浙江去潮生處近掀天沃日之勢方盛而不可遏赭山龕山橫鎖江口頓然斂寬就窄其勢必至於衝激奔射也他江去潮生處遠遠則必殺故但湧水而已又何疑焉

覆耆民汪源論設塘長書

明任三宅

連年修西北二塘責重塘長而空名應役漫不經心以致漸成大患愈難捍禦呈院乞將附塘殷實戶丁報充

塘長十二名每名於帶征七分之一內取給工食七兩二錢量分塘岸着令巡管遇坍便修如遇風潮巨測縣照例分築而宅以為未盡善也夫北塘之所禦者海也海沙漸漲輒十餘里潮遠不及而塘自不坍往歷數十年可以無議修築迨海潮對塘一衝則沙泥蕩漾而塘即潰壞延袤幾千餘里邇來頻年修築官費其一民費其十度支奚下萬金即今名曰告成方且役民增補嗣今而後不知作何底止倘海沙仍漲而塘果不坍天之賜

民之福也雖不設塘長不給工食無害也倘潮又對衝而塘又決天之災民之禍也必非十二名之塘長所能支吾以捍禦也為今之計廿二都廿三都附塘居民似不當概責以西塘之役以待殷實遠令其專力分管北塘遇有線隙隨即修葺猝遇風潮大患自當通力合築并移山會協濟不可專責管塘人戶也

議修築海寧縣海塘書

明張次仲

衆水皆匯而歸於海海不見其盈海一衝決則大地皆

被其害如吾寧邑之海不過大海之一支流耳而潮衝沙鬣人民田廬立見湮沒者蓋右承宣歙以下衆流之水左納蘇松外洋諸海之流西則龔赭二山南北對峙夾為海門為海入江之口東又有石墩大小尖山還立海隅為海入寧之口潮自東起歷乍澱二浦而來阨於近洋八山之內江自浦陽西瀉歷嚴灘至錢江而出巖壘阨於龔赭海門之際其進甚狹勢迫東而相擊其來既遠勢洶湧而必怒夫是以湍激澎湃而有衝決之患

也邑治瀕海適當交衝之會城南百武即界為海塘塘起仁和至海鹽相距百里其近城數十里之間以尖山東鎖赭山西鍵拱抱而突出於外邑城在兩山中之北三隅鼎立邪衝注射而城外為海之隩隈且潮奔入巖疊扼於江流之滄注則激而復北不可遏禦此數十里者三面受敵故塘之潰壞恒見於此也予幼嘗閱邑乘宋寧宗嘉定十二年潮衝平野二十餘里蜀山淪於海十五年又城南陷地四十餘里元仁宗延祐元年海溢



陷地三十餘里明成祖永樂六年海決至成化十三年  
海決前後陷地六七十里心竊異之幅員雖廣而可屢  
感於洪濤之陷割乎及年逾弱冠南望漲沙三十餘里  
桑麻成林去海遠甚越十年臨海僅百步矣嗣是或漲  
或決屢屢改觀始歎桑滄遞變亦勢之無可如何者吾  
謂天下大患有莫可如何者三如邊患河患海患是也  
自古治之無有上策蓋勢處於不可測而患生於不及  
料惟有來則禦之去則備之先事而隄防者計畫之周

耳其計畫之最要者莫先于儲餉餉不預儲一旦變生東  
支西應補苴無策欲待給於朝廷則緩不濟事欲派費  
於編氓則散而難紀遂欲借支庫銀以濟急需徐用派  
徵田畝以償那移而朝三暮四中多乾沒而民受其病  
矣海寧地形踞嘉湖蘇松常鎮六郡之上流寧受海患  
六郡亦不得安枕無憂也故各郡皆有協濟之銀輸以  
儲用昔嘉靖時邑尹嚴寬建議歲儲徭役銀三百兩以  
此二者存貯不為他用幸邀天祐十年無患可積金萬

有數千一旦患作乃不為無備當平居無患時每遇潮  
汎遣廉幹吏民巡視遇有沙灘洧浸小隙即領銀室補  
以杜其隙千丈之隄敗於蟻穴若九河盈溢非一處所  
防宜早為之慮也其次則在制度昔之善於為備者慮  
海濤之衝激為盪浪木椿以砥之慮潮勢之剝蝕為疊  
石斜階以順之故所取之石不必盡大斲木為櫓廣長  
尋丈納石其中則小石可化為大織竹為筏環筏為圉  
聯絡牽制少亦可化為多此漢武帝伐竹為捷填實土

石以塞瓠子河之遺意也繚紆以投海中斥鹵浸漬糾  
交不解外箱以盪浪木椿而上鎮以博厚之石如廉司  
楊瑄之制崇厚以捍其勢斜披以順其流近視之橫亘  
如虹遠望之崇峙若墉庶可弭災而捍患乎至於酌用  
民力照十家牌循環更代必人與薪米節其勤苦而惜  
其寒暑民亦樂為効力矣所慮任事之人惜功愛財苟  
且不為長久計故弭患而患日生必殫心萃力使吏  
不作奸民不偏苛期於實濟而後已如是稍有潰決隨

時塗斂亦易事也夫海之決也有內河可開以殺之庶  
不汜濫而多虞今近北邑城無內河可開而備水土塘  
可堅築培高以護其內地疏通七里三里陳文馬牧達  
下河諸支港置閘遞減以殺其橫流此亦因地制宜之  
法也聞建議者有欲以新樁易舊樁舊樁深固不拔易  
之則撥其基矣有欲以土石改修舊塘者新加土石不  
若舊之堅固改則有間可乘矣此說之斷不可行者也  
築塘以石自吳越王始石必培之以土人貪近便每剝

附塘之土加之使高是猶剜肉醫瘡瘡究無補徒增潰爛耳深濬運鹽河亦可殺潮勢然河址與塘址相比深濬則海涵滲入而易潰此皆治塘者所當戒也至於財用多寡視主治之人當巡撫徐栻時海決塘傾始議費三十萬行海料度約十六萬衆議駭譁新尹蘇湖初至廉敏有材四閱月功成止用十萬有奇由是觀之財用多寡豈有定乎視善為謀者酌用之耳夫海患雖多不測人事脩足以勝之昔吳越王錢鏐率衆董治潮怒急

湍版築不就採山陽之竹以為箭煉剛火之鐵以為鏃  
命强弩五百人射潮潮乃退雖其德不及成康治不若  
文景而割據自雄帝制數郡要非高義足以服人何克  
致此若尚恃其强武即用五千人海若其畏之哉此事  
在省會近而可徵者也若夫神道之說昔人不廢惟在  
立誠以動之無感不應奉訓大夫杭州路判官張仲儀  
海寧潮溢田畝廬舍多遭陷沒仲儀憂之以特牲禱於  
海神曰民非田不食非廬無以居神忍化民為魚鼈宮

邪即為魚鼈宮神將何依吾恐神不自寧也禱畢親沉石水中健卒繼之未幾海復為地張真人喬孫與材朝覲歸至寧適潮患大作沙岸百里蝕齧殆盡延及城下與材投鐵符於海中踊躍而出者三雷電晦冥殲一魚首龜身長丈餘者於水面岸復故常浙省右丞相脫驩因海岸衝決民心甚恐躬詣上天竺祈禱于大士仍請普福法師宏濟建水陸冥陽大會七日夜宏濟冥心觀想取海沙詛祝之率徒衆徧擲其處足跡所及岸不為



決此皆寧之已事也要由精誠所格神亦感通理之固然無足異者蓋前事為後事之師弭患當預防其備誠得明敏無私之人實心經理而迪德省愆以格天心亦何海患之足慮哉

國朝

與巡撫范承謨論修塘書

柴紹炳

愚聞天下有三塘河南有防河之塘湖廣有防江之塘浙江兼有防江海之塘此皆大利大害所在

也而在浙言浙又於今日之事則海塘為切塘之  
遠者勿論若圯而重修則唐之開元宋之淳熙元  
之泰定致和其事徵諸郡乘至明初及季海變凡  
六永樂辛巳成化甲午弘治壬子嘉靖戊子萬曆  
乙亥崇正己巳或湓或決屢費修築可得而紀者  
乙亥之役為詳焉顧塘在沿海惟鹽官賴之而識者  
以塘大決裂即嘉湖而下不免波及者何與按志  
稱海寧於吳為陞於越為首地形最高故境內麻

涇落塘長水塘諸水皆從北流一從東北由浙渚  
趨滬瀆江入海一從正北過吳江趨白茅港入江  
俗因指吳江塔巔與長安壩址相竝則海寧之地  
高於他郡邑甚明故海寧之塘一決不止水注彼  
諸處如建瓴然將松蘇猶恐被殃而嘉湖屬邑其  
剝膚之災矣然則障海昌者即所以保列郡塘之  
關於東南利害豈不鉅哉乃者仲秋之朔颶風陡  
作連數晝夜海波由是怒生堤塘橫決沿海土田

廬舍沒為巨浸人民失業誠斯土之一厄會也執事憫然念之亟圖修繕以寧邦宇而因詢及芻蕘集思廣益愚本社門寡聞且未嘗親履其地不能指畫形便聊據往牒揣近事粗陳末議以資博採之萬一可乎一曰集貲方今公帑不敷民力更竭故工役估費不可浮縮太過過於浮則為胥吏冒破過於縮則其事難辦苟且完工未幾輒壞必有任其咎者至酌定所須若干奏支官銀外不無量

派民間宜倣舊例協濟勸諭蘇松隔屬姑置之嘉  
湖諸邑於此塘利害相關自當檄令捐貲助役大  
率海寧任十之七諸邑共任十之三可耳二曰聚  
財蓋修築之用木石為先泥土可隨地而給木石  
必預購轉運不能猝備也如慮海濤湍激必須盪  
浪木椿以砥之其椿宜松不宜杉惟松入水經久  
也故事采石一塊長五尺二寸高濶各一尺八寸  
者其工價水脚應照時估給發使匠役樂趨石採

於近山木購於上江他物料俱應時取齊則興工  
無乏矣三曰任人此一大役雖執事躬督其上猶  
藉廉幹有司相與協理并就佐貳胥吏及邑之耆  
老解事者選擇委之俱以禮敦遣厚畀廩糈其夫  
匠使什伍相司按籍有考計工給值勿容侵剋總  
理者約塘若干里每人各認丈尺以難易為多寡  
查照字號給銀董役刻期齊作以其勤怠堅瑕分  
別賞罰庶事有責成無築舍道旁之弊也四曰鳩

工工有難易不等如水勢方橫決口難塞委以草  
土辟諸精衛填東海直無何有耳舊用漢槌絙法  
不就乃斷木為大櫃編竹為長絡中實以石引而  
下之汎濫有定築塘之法外當先植木椿其疊石  
下則五縱六橫上則一縱二橫石齒鈎連若絙貫  
然即百計撼之不搖也又恐潮之直薄堤岸則為  
斜階以順其流而於內復堅築土塘以為護如此  
則海波雖壯且惡有汎濫而無衝決比於金城之固

矣雖然此特遙度言之耳若土著耆舊當有灼知  
事勢詳悉便利者執事能下車咨訪得其說擇而  
行之如宋尚書禮采老人之畫徐武功有正依道  
者之規是役也可以萬全豈不一勞永逸為吾浙  
世世賴哉

與觀察熊雪巖免築備塘書

楊雍建

年來海波衝決望洋生歎致煩清慮拮据督修厥  
工告竣迄今民安其居物樂其業者皆老祖臺之



深仁也敢忘所自哉近奉台檄於外塘之內興築  
備水土塘鳩夫集衆人情皇然莫知所措竊謂茲  
役也固出自愛民無已之心未雨綢繆之計但據  
今士庶公論合諸故老傳聞海潮洶湧資外塘以  
捍禦若衝溢過塘區區備堤斷難砥柱是故海水  
之迅激不關備塘之有無也明甚今日議築必先  
將負塘居民廬舍盡行拆毀此與遷徙何異且取  
土之難塘以外盡屬斥鹵塘河之泥污濫而不可

用將壞桑麻之地以寔此塘乎某不知其可也台  
檄每里出夫百名以通邑計之每日用夫三萬六  
千餘矣雖有動支站銀三百兩之諭意可不擾民  
間然備塘工程甚大倍於外塘不識動支錢糧可  
源源而繼乎不繼則無米之炊也繼則開銷原非  
易事若以不繼而令民輸力培土日無寧畧似非  
仁者愛民無已之初意也寧邑疊遭災歉十室九  
空民力已竭即連年修築外塘出夫出料尚苦不

支此老祖臺所目擊者今以有盡之民力築無益之備塘徒使督工鄉者乘機射利波濤未至而民命難堪老祖臺必有惻然於中者議者曰六十里塘河所以納怒濤之泛溢而遞減其勢故欲濬塘河以築備塘不知今所恃者還藉外塘堅固邀天之靈海不揚波耳若奔騰澎湃越塘而瀉則塘河必不能容備堤必不可恃與其勞民傷財何如行所無事乎道路之口盡謂有一二奸商欲因公濟

私創為此說以誑清聽伏願虛公熟計弗惑於似是之說也小民孰不自愛其身家設使有益自當竭力恐後敢負盛心乃今羣然而以為不必則不妨與民休息矣人情困阨呼天疾痛呼父母通邑士民合詞具懇伏願俯察輿情立諭免筭留未盡之民力備外塘之葺補則豐功盛德與海水俱長矣

論

# 海潮論

宋燕肅

觀古今諸家海潮之說亦多矣或謂天河激涌

葛洪湖說

亦

云地機翕張

見洞真正一經

盧肇以日激水而潮生封演云月

周天而潮應挺空入漢山涌而濤隨

施師謂僧隱之言

析木大

梁月行而水大

見寶叔蒙海濤志

源殊派異無所適從索隱探

微宜伸確論大率元氣噓翕天隨氣而漲斂溟渤往來

潮隨天而進退者也以日者重陽之母陰生於陽故潮

附之於日也月者太陰之精水乃陰類故潮依之於月

也是故隨日而應月依陰而附陽盈於朔望消於朏魄  
虛於上下弦息於朏朒故潮有小大焉今起月朔夜半  
子時潮平於地之子位四刻一十六分半月離於日在  
地之辰次日移三刻七十二分對月到之位以日臨之  
次潮必應之過月望復東行潮附日而又西應之至後  
朔子時四刻一十六分半月潮水俱復會於子位其  
小盡則月離於日在地之辰次日移三刻七十三分半  
對月到之位以日臨之次潮必應之至後朔子時四刻

一十六分半日月潮水亦俱復會於子位是知潮常附  
日而右旋以月臨子午潮必平矣月在卯酉汐必盡矣  
或遲速消息之小異而進退盈虛終不失其期也或曰  
四海潮平來皆有漸惟浙江潮至則亘如山岳奮如雷  
霆冰岸橫飛雪崖旁射澎騰奔激吁可畏也其漲怒之  
理可得聞乎曰或云夾岸有山南曰龕北曰赭二山相  
對謂之海門岸狹勢逼涌而為濤耳若言狹逼則東溟  
自定海吞餘姚奉化二江俾之浙江尤甚狹逼潮來不

聞濤有聲也今觀浙江之口起自纂風亭北望嘉興大山水濶二百餘里故海商船舶畏避沙渾不由大江惟泛餘姚小江易舟而浮運河達於杭越矣蓋以下有沙渾南北亘連隔礙洪波感遏潮勢夫月離震兌他潮已生惟浙江潮水不同月經乾巽潮來已半濁浪堆滯後水盆來於是溢於沙渾猛怒頓涌聲勢激射故起而為濤耳非江山狹逼使之然也

見潮論

明  
楊 魁



余嘗登海寧城樓見海潮薄岸怒濤數十丈若雪山駕  
鼇雷奔電激昔人謂龕赭二山峙為海門故激而為濤  
今觀洶湓之勢却在海門之外非龕赭二山所為明矣  
抱朴子曰取物多者其力盛來遠者其勢大潮水從東  
來地廣道遠乍入窄處陵山觸岸從直赴曲其勢不泄  
故隆崇涌起而為濤理或如此未登海上不知果爾否  
也既數日登虞山險山巔眺望則見海在浙東西者兩  
岸有際水勢洄曲旁多山峙海中亦峯光星列彼自浩

渺之區入於阻隘安得不衝擊而為濤乎即此推之定海松江之裏逶迤曲折兩岸有際元非溟渤望洋無際者寔大海之汊入於浙中者爾故觸山薄岸震撼擊撞勢從內溢而無外泄所以來遠勢大愈進愈激未抵海門洶濤已甚矣此理之常無足怪者或曰潮盛於八月十八日者又何也余曰此邵子從月之論可信也日激水而潮生月離水而潮大是也或又曰地浮於水天在水外日入則晚潮激於左日出則早潮出於右日隨天

旋水因灼激於月何與也余曰月者水之精也八月金盛於酉水之沐浴也於此而水月從陰其勢盛矣月離水而潮大亦氣使然也或者曰强弩射潮水不近城則又何也余曰此非其精誠之感果能與神抗也余嘗於捕魚者詢之夫水激而上水族從之上者其勢然也捕魚者於潮頭初過不敢投網待大魚三過之後乃網其細者又時至於割網放其不能舉者水族乘潮而上者衆矣水族在海中者多歷年所強食弱肉受精不少則

精靈有知逢射知避者物性之靈則然也或又曰宋之末年潮多不振近日浙江亦鮮怒濤則又何也余曰氣有盈怯息於彼則消於此古來由然所以有自南而北自北而南之說杜鵑之鳴洛陽邵子言之矣嗟乎吾浙中文勝而鮮實人繁而物索奸宄盛而正氣消此潮勢之所以不振也操造命之責臨蒞斯土者盍反其本以固元氣庶幾其可救乎

寧邑海潮論

明  
郭濬

寧邑海潮必自東起先阨於近洋八山之內勢已洶涌  
錢塘江濤必自西來阨於龕赭海門而出相值在寧邑  
之南百餘里之內勢益湍怒安得無湧騰潰溢之患幸  
江濤輕淡而剽疾海潮鹹重而沉悍江水朝宗之性終  
不勝大海怒張之氣由是海潮仍挾江濤過海門更西  
抵嚴灘而後退故潮汐之大小有常期寧潮自東而西  
有常道至於江濤之緩急鹹淡水之相值無常期亦  
無常處若更挾以颶風之怒號上流之添漲不免駭浪

橫飛怒濤旁射吾寧實逼處此不可謂橫過之潮可長恃以無恐也

海塘錄卷十九